

◎文艺圈洋面孔

西田聪

相声是了解中国的窗口

□ 邓梦芳



▲西田聪（右）为师弟欧阳颂讲解《弄月嘲风》

西田聪是“90后”。从8岁时来中国参加交流演出开始，到在北京语言大学求学、留校任教，师从相声艺术家丁广泉学相声，出生于日本京都的西田聪，如今已逐渐融入异国文化。谈及中国，他现在常常用到“归属感”这个词。

2002年，辽宁省大连市举行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活动，那是西田聪第一次来到中国，在乐团吹小号的他对中国的一切觉得陌生又好奇，“很渴望有一天能听懂中文”。回到日本后，他开始学习中文，2010年他在“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大赛”中获得了季军，两年后终于如愿来到北京语言大学就读本科。“汉字比较浪漫，非常有意思，不像英文的26个字母，来回拼是有限的。”从开始的喜欢到深入学习，再到进入相声这门语言艺术，西田聪接触中文越深，越为中文的魅力而感叹。

回忆起第一次听相声，西田聪打趣说像是初恋般的感觉。那是在北京语言大学开设的“快乐课堂”上，西田聪听到了丁广泉老师的相声段子“对春联”。当时第一反应是觉得很熟悉，因为他的家乡京都都是日本曲艺形式“漫才”的发祥地，两个漫才演员站在台上逗笑，很像在说相声。“如果能用自己学的外语把当地人逗笑，那真是太帅了。”当时的他对相声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，也对自己有了期待。

在课后，西田聪向丁广泉老师表达了想学相声的想法，但因为口音的缘故，还达不到说相声的基本门槛。后来，丁老师把最出名的段子“对春联”拿给西田聪，“一三五不论，二四六分明，天对地，雨对风，大陆对长空”，这些对他看不懂，背了半年才熟悉。丁老师听他背出来，觉得很感动，“没想到这个学生不是只有想法，还有实际行动。”两年后，西田聪正式成为了丁广泉老师的第一位日本徒弟。在拜师会上，师父送给徒弟们三样东西：白手绢、醒木和扇子，扇子上有亲笔题写的“弄月嘲风”四个字，出自白居易的诗歌。这四个字微妙而深邃——怎么把平凡的东西有趣地表达出来，西田聪一直在思考。“说到底，你要去当那个人。比如说你想表演北京话，就去当一个北京人。”他渐渐迷上了文玩，手



▲西田聪在潘家园体验老北京生活
本文图片由西田聪提供

里时常捣鼓两个核桃，或是葫芦、菩提子，还真迷上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。

在西田聪看来，每个相声段子里都有中国文化，但光看书本是没有用的。不吃饺子，就理解不了饺子对于中国人的独特含义；表演里提到“二八杠”，就得骑一骑这种有中国特色的单车；学一段快板《同仁堂》，先去同仁堂抓一把犀角、杏仁、桃仁；过年了，就多逛逛庙会、看春联。“什么叫打灯谜？什么是设谜？什么是谜底？”作为一个老外，他说得头头是道。西田聪说：“相声最讲究的是你不能装，不能光背词儿，你在舞台上还是真实的你。”日本的“漫才”讲究破坏逻辑，越脱离现实越好，而中国相声逗笑的前提是符合逻辑，可谓“意料之外，情理之中”，西田聪深谙此道。

中国的方言种类多，自古“十里不同音”，这也让西田聪着迷。他尝试着将方言融入相声。交谈间，他随口说起学过的四川话、上海话，像模像样。在他看来，中国人有老乡情结，方言能消弭距离感，而每种方言都能表达当地人的思想性格。不过，让他困惑的是，很多中国人好像不太好意思说方言，或是觉得不好听，或是觉得“太土”。这些年，“和谐号”换成了“复兴号”，中国的诸多变化让他感到惊讶，但方言的流失让他惋惜。他希望以说地道的方言为开始，探寻中国的地方文化。

因为说相声的契机，西田聪这几年常去孤儿院、养老院、女子监狱等地义演。在孤儿院，他发现孩子们很喜欢听相声，“他们的眼睛跟我们是不同的，特别单纯，特别亮，有光泽。”去年6月，西田聪硕士毕业，成为北京语言大学的一名日语外教，“很多人从前教了我东西，现在总算有了回报的方式”。生活与工作的融入，让他更增添了归属感。

西田聪如今“三句不离本行”，言谈中透着幽默。他把学汉语、说相声比作谈恋爱，坦言对一种文化“有好感”不难，但爱上一种文化，是有了交流之后的心灵呼应。在西田聪看来，“交流”一词的“交”中一撇一捺的交叉字形寓意丰富，“我有我的立场，你有你的立场，是没办法交流的。我去了解你的文化，你来了解我的文化，大家才能交流。”相声是西田聪了解中国、探索中国文化的独特窗口，他将来想做师父那样的文化传播者，“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师父的镜子，要是做不好，就对不起师父。”

墙内看花

中华民族是一个情感厚重、含蓄深沉的民族，尤其在长辈和晚辈之间，很难将对彼此浓烈的爱用言语直白地表达出来。去年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推出第一季《谢谢了，我的家》。今年，我走进节目，成为了“家风讲述者”的一员，在舞台上向广大观众分享我的家庭传承，用一种庄重的仪式，向指引我一路成长的长辈们表达深深的感谢和致敬。

我出生于陕西绥德一个普通的小山村，打开家族记忆的时光瓶，我最难忘的就是爷爷说过的话：“我就是喜欢读书的人，哪个娃娃的书读得好，我就疼哪个娃娃。”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陕北农民，怀着对知识最为朴素的向往，在艰难岁月培养了一个个子女，他们都接受了各种各样的教育，后来成为了对社会有所贡献的栋梁。

在我们家，每个人都喜欢读书，也因为读书成长了自己、成就着自己。从2011年起，我们家族的长辈们自己编纂了一本名叫《我们家的沧桑岁月》的书，就是为了纪念那段艰苦且珍贵的珍贵记忆。因为书香萦绕，精神充盈，昔日苦涩的日子如今再度咀嚼，尽是甘甜和芬芳。梁晓声先生曾经说：“小时候家里穷，看到别人家里的书架，两块木板却架起了一个无比伟大的世界。书架是一个家庭最好的不动产，最好的家风是阅读。”对这段话，我深有同感。很多人问我，是如何做到对诗词文化信手拈来的？我从小就喜欢翻我父亲的书架，至今也只有一样东西能让我停留很久而不走，就是书架。这种习惯的养成，源于儿时的耳濡目染，是我的家人用他们的言传身教，牵引了我对读书的热爱、对知识的追寻。

古人说，“爱子，教之以义方”“爱之不以其道，适所以害之也”。在一个人的一生中，那些最为关键的品质、内涵和修养，往往都是在培养阶段的第一步决定的。在我看来，《谢谢了，我的家》更深层次的意义不在于示范，而在于启迪。万家灯火，每一簇光芒都有其独特的色彩，有的安静、有的活泼，有的随性、有的严谨，有的聚少离多、有的颠沛流离……但是，节目通过带领观众走进极丰富的优秀家庭样本，不断从中抽取高度相似的特质，那就是重言传、重身教，教知识、育品德，身体力行、耳濡目染，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，迈好人生的第一个台阶。它既像一面镜子，让我们由人及己，反省自己作为一家之长，是否切实承担起了立德树人的重任；也反省自己作为一家之子，是否积极继承了家族的优秀基因，不负期许，再接再厉。

所谓“将教天下，必定其家，必正其身”，许多家风故事都来自华人世界的名门大家，从他们身上，我们不仅看得见家风之正，更看得见党风之端、民风之淳、国风之清。比如周秉宜在回忆伯父周恩来时，印象最深的就是“不管你多小，有什么事情不请求他们”；“丹青巨擘”徐悲鸿对国家、对人民、对艺术无比慷慨，却不给后代留任何物质财产；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教育孩子“宁为真白丁，不作假秀才”。孙中山、闻一多、詹天佑、徐悲鸿、常书鸿、张伯苓、童第周、茅盾、钱三强、梁漱溟、梅兰芳……这一串闪闪发光的名字，他们用“国重于家”的大情怀，为我们树立了一种超越物质、超越小家的家庭观。读懂了他们的家风，也就读懂了中华民族的气节、风骨与信仰。

国家富强，民族复兴，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，千家万户都好，国家才能好，民族才能好。无论时代如何变化，经济如何发展，对一个社会来说，家庭对个体的依托功能都是不可替代的。我们要重视家庭文明建设，努力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、民族进步、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，成为人们梦想启航的地方。我们的言行举止，也应当让后代得到如阳光雨露般的家风滋养，去增强他们的生命、照亮他们的未来！

（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）

读懂中国家风

□ 康震

以屠呦呦为原型创作

民族歌剧《呦呦鹿鸣》巡演



▲歌唱家吕薇（中）在剧中饰演屠呦呦

歌剧《呦呦鹿鸣》全国巡演发布会日前在北京举行。活动由中国音乐家协会、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和中共宁波市委宣传部、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、宁波市文联联合举办。根据此次巡演计划，该剧将于4月至5月期间，先后赴浙江余姚梁弄四明山革命老区、江西南昌、贵州黔东南州、辽宁沈阳、吉林延边州敦化等地演出。

歌剧《呦呦鹿鸣》讲述了中国中医药科学家、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发明青蒿

素的故事，是第一次以女科学家为主要人物形象进行的歌剧作品创作。作为一部叙事性歌剧，歌剧《呦呦鹿鸣》以屠呦呦及家人的内心独白演唱，表达她对事业、对爱人、对父亲、对病人，特别是对祖国的情感，生动再现了中国老一代科学家为梦想和真理百折不挠、不懈追求的时代精神。该剧由宁波市演艺集团和宁波交响乐团联合制作演出，由孟卫东作曲，咏之、郭雪编剧，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廖向红导演，中央歌剧院朱曼指挥，青年歌唱家吕薇主演。

歌剧以现实为题材，不易；演绎真人真事，更难；描述现实中科学技术、著名科学家及其科研成果，则是难上加难。《呦呦鹿鸣》以平实的语言娓娓道来，剧情贴近生活，剧幕以小见大，从侧面烘托了屠呦呦的奉献精神。作曲家以“写中国观众听得懂的歌剧，演员爱唱的歌剧”为创作理念，将宁波马灯调、

江浙民间音乐、民歌、戏曲元素巧妙融合，形成一种流畅、沁人心脾的江南音乐风格，令人赏心悦目。

《呦呦鹿鸣》于2017年5月首演，被列入中国文联“中国精神·中国梦”主题文艺创作工程，获得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和中国文学艺术发展专项基金资助，此后一边演出，一边精心打磨。首演至今不到两年时间，已经修改了17稿。解放军艺术学院原政委、中国民族歌剧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乔佩娟认为故事讲述非常巧妙，完全不同于一般歌剧的风格，是现实题材和中国民族歌剧创作道路上一个全新的、非常成功的尝试。中国歌剧研究会主席王祖皆认为《呦呦鹿鸣》是一部讴歌英雄的真正的精品力作，可作为现实主义题材创作的典型案例和生动教材。第三届中国歌剧节的评委们一致认为《呦呦鹿鸣》“对中国民族歌剧现实题材创作具有示范意义”，是一部接地气、传得开、留得下的精品力作。

（郑娜）

一带一路的青春建设者

由芒果TV、湖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的《我的青春在丝路》第三季日前播出。节目聚焦10位在巴西、阿联酋、东帝汶、津巴布韦、马达加斯加、毛里塔尼亚、乌干达、印度尼西亚、阿富汗、尼日利亚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建设的中国年轻人，讲述他们在“丝路”上的青春奋斗故事。

《我的青春在丝路》通过观察和记录这群中国年轻人在异国他乡奉献和奋斗的经历，讲述大时代里鲜活青春故事，2018年3月首播后引起较大反响。本季《我的青春在丝路》从参与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的60多个国家中挑选出10位年轻的拍摄对象，他们所在的工作环境、所经历的故事比前两季更极致，人物的个性也更鲜明。33岁的甘肃医生张广军，被派驻到西非岛国马达加斯加还不到两个月，就遭遇20个大区同时发生

上万例麻疹病例的疫情爆发，他和队友只能靠步行前往最偏远的村落义诊；同样33岁的重庆人李沛龙，正在帮助阿富汗建设恢复战后的综合大学，他们要提防的除了战争留下的地雷，还有身份背景不明的工人；中国科学院动物学博士罗杰两年多来潜心研究，帮助印度尼西亚恢复海底珊瑚和沿岸海礁；中国志愿者张广瑞冒着生命危险，在野生动物盗猎猖獗的津巴布韦，和森林警察一起开展巡查行动，与盗猎分子做斗争。10位性格各异的年轻人，克服万难，奋战在不同国家、不同领域，只为实现同一个“青春梦”，就是要让“一带一路”沿线的一些国家和地区，共享中国的先进技术和发展成果。

《我的青春在丝路》是对“一带一路”青年建设者们的一次全景式集中展现。与传统主旋律节目的表达



▲中国志愿者张广瑞在津巴布韦

风格有所不同，节目充分展现了青年人在异国他乡的困惑、迷茫，以及如何克服困难的过程。“丝路镜头下的人物可以不完备，但一定要可爱。”《我的青春在丝路》制片人傅卓说，“团队最想呈现的是一批真实、普通甚至弱小的人，‘超人’不存在，也不能和观众相通”。年轻化的表达，让“一带一路”上的这些中国青年们显得真实，充满魅力。

（郭竺）

校园舞剧《山谷幽兰》

致敬山区教育工作者

由北京市门头沟区教委主办、大峪中学等门头沟区十余所中小学参与演出的大型原创校园舞剧《山谷幽兰》4月10日在中央民族剧院上演。参演舞剧的学生多达百余人，其中90%的学生没有任何舞蹈基础。

《山谷幽兰》以大峪中学孙慧君老师扎根山区教育为题材创作改编，共分为“初涉山谷”“深谷天才”“打破坚冰”“我回来了”四幕，反映了坚守山区教育一线、在三尺讲台上挥洒青春、为学生成长呕心沥血的优秀教师群体的感人故事。

作为投身门头沟区教育事业的教师代表，孙慧君毕业后放弃城区福利好、待遇高的就业机会，毅然决然回到门头沟区任教。在面临山区舞蹈教育诸多困难时，她始终坚持“以美育人”的教育理念，全心全意培养“灵动清澈，朴实方正”的学生。扎根山区从教35年，孙慧君桃李满天下，春晖遍四方，她教过的一些学生如今也拿起接力棒，扎根山区，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，成为门头沟区建设的中坚力量。据了解，近年来门头沟区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，培养了一支结构合理、充满活力的高素质美育教师队伍，“一校一品”“一校多品”的美育教育格局基本形成。

（文纳）